



漳州景色

# 漳州匠人的指尖传奇

□ 葛水平

## 指间惊鸿

漳州，一座临海的城市。

漳州的黄昏，海浪的涛声安静了许多，我展目凝视着，比夜庞大的海。湖蓝色的天穹携着棉絮般的云，正一寸寸沉入海平面。伫立良久，看黄昏在天际泼洒出浓烈的色泽，风是唯一的絮语者，世界静得能听见心跳。

可就在目光与夜色相融的刹那，一个念头猛地撞进心里：海哪是静的？它分明在深处腾涌，是跃动的、鲜活的生命。

在地球这一隅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，于天地间或许渺小如尘埃，心底却能生长出无形的力量——那是一种足以浸染自然，甚至超越自然的、博大的生生不息之精神与情怀。

明月升起时，有人喊我去漳州古城看一场木偶戏。

漳州古城的青石板，被暮色浸得发亮。锣鼓声从巷子深处漫出来，和暮色缠在一起。巷口的官庙前，一方戏台支着，像从时光里剪出来的一块。幕布垂着，风过时轻轻晃，漏出后台晃动的光影，忽明忽暗。

艺人的十根指头在光影中翻来翻去，慢下来时，像在数着墙上的日历，一页一页过着日子；快起来时，带起的风里，像是裹着一代人的脚印，就那么走远了。

木头做的人儿，在上面说话，哭，或者笑。台下的人儿，老的少的，和百年前看戏人眼里的光，终究是两回事了。

一个在时光前头，一个在时光后头，隔着些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戏台上方垂着的幕布，轻轻薄薄，却谁也穿不过去。

方寸台子上，皱眉时能拧出三分愁，那木头人居然就有了魂，能演帝王将相，能扮贩夫走卒，连打哈欠都带着人间烟火气。

这哪是演戏？分明是老艺人的手指头在时光后头种乾坤，那樟木刻的东西就活了。一抬眼，一撇嘴，倒像是从哪个窑胡胡同里刚钻出来的街坊，魂灵儿早附在了木头身上，连那嘴角弧度，都带着三分市井的热乎气。

谁能想，这木头人的悲欢，在南宋时就被禁过，如今成了供人敬着的非遗。一尊木偶的诞生，需历经十道工序，从开坯到彩绘，从藏须到点睛，匠人的指尖沾满木屑与颜料，却让木头生出人间的悲欢。旧时偶人身长不过八寸，而今已长至半米，可那眉眼间的灵动，始终是闽南人血脉中跃动的乡愁。艺人的手，是木偶的筋骨。食指探进头里，拇指与中指分挑着双臂，手掌便成了躯干——漳州人管这手艺叫指花戏，十根手指像弦，一动，木偶就有了呼吸。

朋友介绍漳州老艺人庄陈华执偶演《大名府》，那丑角“把门官”缩着脖子，指头颤巍巍的，狡黠里带着市侩，连漫画家詹同都要说，这是“漳州门官第一名”。

指花戏里的“反套”与“飞套”，木偶脱手腾空的一瞬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却又顺着一股气，丝滑落进另一只掌心。倒像木偶真有了魂魄，自己在走，自己在寻去处。

如今有了沉浸式的场子，十尊木偶凑在一块儿演神话，千年的哭笑，都被匠人攥在掌心里，演成了一出出春秋。暮色漫过古城的檐角时，木头人还在台上动，倒像是它们在看我们这些来去匆匆的活人。

如今的古城，老的新的都在一块儿掺和，全在艺人的指掌间拧着。演指花戏的都是艺校里的少年，劈指压腕练得狠，想来都是非遗课上的娃娃，真人的胳膊抡得风车似的，比假人儿木偶还活泛。

漳州人讲，20世纪70年代，一出《三打白骨精》真把那

孙悟空从戏台上放了出来。钢丝牵着猴头，呼啦啦掠过观众头顶，声光电搅成一团。台下渔民们揣着鱿鱼来换票，墨汁子蹭在票根上，黑一块紫一块，腥气混着戏院里的汗味，黏糊糊缠在人身上。这档子事，成了漳州人永远嚼不烂的往事。

## 指尖乾坤

城市明亮的灯光照在形状很美的两棵树上，夏风吹拂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我在绿荫中看见了漳州剪瓷雕。

漳州朋友说，在闽南地区，我们亲切地称它为剪瓷雕；而在潮汕，它则有一个别样的名字——嵌瓷。名字分了两样，骨子里的魂，原是一路的。这手艺到了匠人手里，就活了。瓷片在他们指间，像是有了听话的性情。

剪瓷雕的匠人要先烧素坯，白瓷胎在窑里，等时辰到了取出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剪成碎片。剪子使得匀，瓷片在指间动，往泥胎上一贴一拼，就有了故事——有的像要振翅飞，有的静立着，碎瓷片经了人手，都带了灵气。

这些活计，多是往庙堂去的。屋脊上，檐角边，照壁上，墙面上，连门窗框也有巧手。老建筑原本是沉稳的，让这些瓷片一衬，就出了锦绣。

临海居住的人都知道海是有脾气的，尤其在那些被咸湿浸润的海岸线上的城市建筑，它会带着夏日常有的暴烈，卷着台风的呼啸扑向屋宇。而屋脊上那些瓷片剪裁的生灵与纹样，便在这时显露出另一重性子——它们以釉色下的沉实重量，悄悄按住起伏的屋瓦，让每一片青灰都在狂风里守着本分。

装饰原是它们的名分，飞禽走兽、花卉人物在阳光下闪烁着，是匠人给了岁月点缀。原来美到极致，竟也藏着这般不动声色的担当，像那些临海而居的人，把温柔刻在眉眼，却把坚韧铸进骨血。那些瓷片，红的像血点子，绿的赛过春草芽，就算是残了角、裂了纹的，也别扔，都是好东西。拿剪子铰成碎块，小的如指甲盖，大的像人脸，凭着心意拼贴起来。

寺观的屋脊上，翘角上，门楼子和墙壁上，有如一群活物蹲在那儿，守着年月，看着香火。

唐代陈元光在漳州任职时，中原的文化就像溪水漫田，一点点渗透进东山，到了明朝，东山这边起寺庙、盖祖祠，剪瓷雕的手艺就活跃起来，成了气候。再往后，年月走得快，文化艺术像开春的花一样疯长，一批手巧的匠人把这手艺磨得精透，算是到了鼎盛。

说到底，剪瓷雕是从日子里长出来手艺。匠人捧着泛黄的画册，指尖在褪色的线条上摩挲。那些腾云驾雾的身影从纸页间浮起时，还带着些疏离的仙气，可经他用瓷片的脆弱一剪一拼，便悄悄落了凡尘。釉色里的褶皱藏着田埂上的风，凸起的棱角带着稻穗的憨，连云端的飘带都沾了几分晒谷场的暖。

从中原画册里走出来的传说，被海风一吹，被瓷片一剪，居然有了漳州人本地的风骨。再玄乎的神通，到了匠人手里，都要褪去重的缥缈，添些泥土的沉实——就像那些南渡的故事，走过千山万水，终究要在瓦檐下扎根，让每一道裂痕里都藏着故土的胎记，既认得清来路，也守得住当下。

这些瓷片拼就的生灵，像戏台中央的主角；脊头梢上得探个身子，似要望断来路；印斗疮痍里藏着细碎的热闹，牌头板面上是连片的铺陈；规带条子的边边角角不能空着，漏堵的空当处要填得严实；悬鱼垂落的地方得有呼应，便是身



漳州木偶戏

堵墙面的凹凸里，也嵌着几片瓷彩，像不经意抖落的星子。凡建筑上有起伏、有转折、有留白的地方，都被这些碎瓷占了去，不偏不倚，在该热闹处热闹，该安静时安静，与屋宇共生出一种妥帖和默契。

瓷片本是平展展的，剪了拼，拼了叠，终究脱不开那层平板板的底，所以雕出来的东西，多是浮在面上，或是平着铺开的样子。因为剪瓷雕用的家什，多是些过日子见惯的东西：豁了口的瓷碗、碎瓦片、筛过的白灰、拧弯的铁丝、舶来品玻璃片子，还有烧裂的陶片。大半是泥瓦匠常用的料，顺手就能拾掇来。

瓷片的备制，先得把瓷碗敲碎。拿灰匙当家伙，大拇指和食指攥紧碗沿，中指顶在碗的另一头，俩指头中间留道缝，灰匙就从缝里往下敲。敲的时候得看准了地方，力气不轻不重，老匠人手里出来的，多是指甲盖宽的小瓷片，不用再修拾，直接就能用。剪瓷片时，大拇指食指捏着瓷片，中指垫着铁钳，慢慢铰。劲儿不能太猛，铁钳咬得也不能太宽，不然瓷片就碎得不成样子。铰的时候，铁钳还得左右晃一晃，免得碎渣子不小心钻进嘴里。

漳州友人说，东山剪瓷雕传到第四代，出了个孙丽强。15岁那年，他便跟着父亲孙齐家浸在瓷片堆里，孙家祖辈传下的老规矩、老手法，都被他像揣着暖炉似的护在怀里，却又在指尖悄悄酿出些新滋味。

他手下的剪瓷雕，题材像海一样宽，画样周正得见功底，瓷片拼出的生灵却带着活气，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屋脊上跃下来——最打眼的是颜色，釉彩亮得像把阳光揉碎了撒上去，不管是飞禽的羽、走兽的毛，还是花瓣的褶，都艳得扎实，艳得让人心里发烫，谁见了都忍不住多瞅几眼。

四十三年光阴，都耗在了瓷片与屋宇之间。经他手建的、修的祠堂官观、寺庙古建，数下来竟有三百多座。脚底板的老茧记着闽南的瓦、粤东的檐，连南洋的海风里都飘着他剪过的瓷屑。说得出名目的，国家级的东山关帝庙、三坊七巷的老宅、大田泰安堡，省级的平和三平寺、宫前村天后宫、铜钵净山院、云霄高溪庙、漳平文庙，每一处的脊顶檐角，都藏着他捏过的瓷片温度。

在漳州的街巷里举步四望时，林语堂的名字忽然从瓦檐间落下来——原来这片土地，也曾养出那样一支笔，把东方式的温润与西方式的通透，调得像巷弄里的光影，明明灭灭间，都是熨帖的人间真味。

林先生该是在这样的街巷里踩过童年的。墙根的青苔该记得他的脚印，檐角的铁马该听过他的读书声。后来笔锋扫过万千山，字里行间却总飘着故乡的气息，像此刻拂面的海风，不远不近，却让人在陌生的熟悉里，突然触到血脉里的根系——原来所有远行，都是把故乡，一点一点缝进了往后的岁月。

所有远行，原是为了在山长水阔的尽头，更清楚地辨认故乡的模样。此刻夜色已漫过漳州的街巷，海风带着咸涩掠过檐角——忽然间，竟有阳光灿烂的暖意漫上心来。

# 我的海用一个词交接

□ 叶玉琳

## 海上养殖场

这些带着泥土的香味  
要带着整个海飞奔  
海啊，愿你足以把这一切包容

## 小渔村诗歌课

星光下，没有一座海  
比他们的等待更焦渴

大海的颠簸中  
我见到这样一群人

年轻，潮湿，脚趾粗黑

波光已经淡隐

渔具悄悄歪向一边

那些曾经远洋的手

今夜从一首诗开始捕捞

前舱临时搭起了讲台

后舱响起老人均匀的鼾声

渔灯闪了一下，又闪了一下

金色的词语

跳动在深深的海洋

明天他们又要像往常一样

在夕晖中返转

大海，轻轻地

推动吧！

## 在东山岛眺望台湾海峡

你要用心等待每一个日出  
把高高的货轮喊到一起  
把粗黑的桅杆装扮成花  
如果成千上万的金枪鱼、沙蟹和贝蛤  
要提前赶来祝福  
那就带上幸福的盐粒来吧

等着你！你很快就会上岸

带海水的公寓

承载着春天的船票

而你就要属于我

漫漫长夜

我再也不要一个人

在寂静的海湾东张西望

飞云般徒劳无助

我那果实累累的土地

尽管种过硝烟和篱笆

现在它们在战栗中歌唱

一切都是为了迎来今日

两个不能分离的人

## 你们的名字

在大海身旁  
人们为制造浪漫沙丘而驻足  
木麻黄好像从未被留意  
白昼如焚，步步逼近的滔天巨浪  
携带海兽出没  
岸线进退失据

沿着呼啸的风  
我喊你们的名字  
微微弯曲的，忍辱负重的  
紧密的纤细枝条打动我  
而不是宏大的事物

说不完的往事让春秋去说吧

置身于滚烫的沙砾

和岛礁的伤口

无人捡拾的种子

乘着波涛和鸟儿的翅膀

赠我以灵性的呼吸

让时间平静地表达这一切

没有波澜的一天

民间天才和艺术共同创造的奇迹

我爱它野蛮生长，心性如海

北京有西山，福建有东山。西山有山，包括香山，东山也有山，还有海。

东山在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，大海是东山强大的“背景”，也是东山人挥之不去的“乡愁”，还是东山人招待外地朋友的“客厅”，2025年7月，在东山满打满算逗留一天半时间，我四次来到马銮湾，走向这片海。

正午的海，火辣辣，热腾腾，爆表式示威，海天一色，都是日头爷在掌控局面。海风遁形了，不见踪影，海水滚烫，海浪按照自己既定的节奏在奔腾，看那阵势，心里欢得很。沙滩上“弄海”的人零星几个，岸边站着看海的人也没有几个。看海的人，摇着扇子擦着汗，看着“弄海”的人，念叨“这都是什么人，大热天的，也不怕热”，想必“弄海”的人也在想，岸边的都是什么人，到海边了也不到海里来，只在岸上拍个照、打个卡就回了，算什么事！

人类的悲欢本就各不相同。

这时，一群人带着各自的装备，闯入海中央。东山有国家级帆船帆板训练基地，距离海边50米左右。黄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、橙色的，帆船和帆板一齐涌上来，让这片海有了跃动的神采，海浪本来欢腾，有了这群海上精灵的加入，世界变得动感起来。借助帆船和帆板，这群人和大海尽情游戏、愉快玩耍，都是老交情了，知道什么叫“相互通互”。

这个时间段训练，可能是因为海边人少，训练更顺畅一些，而且极端环境里的训练，堪称“极限施压”，这样的天气条件下练本事，练就的是真本事、硬本事，海上专业运动员有“大心脏”。

岸边看海的人，有了新的风景可以看了，而且是更有滋味的风景，其他的就顾不上了。那些在海边“弄海”的人，感觉跟这群“玩海”的人相比，自己也没有什么优势了。于是，看海的人和“弄海”的人，暂时达成默契，一起把目光投向这群海上运动健将。

其实，人类还是能找到共同语言的。

晚上的海，海浪还没有完全退却，但微微海风缓缓现身，已开始接管这片区域了。海风可能是在为自己正午时刻偷偷溜走而感到愧疚，身段放低，想着要做点什么来弥补一下。海风轻轻吹，拂过脸庞，带走身体里积攒的一部分疲惫和忧伤，于是，人是松弛的，也是闲适的。

往右看，海岸线的远处，只见高楼大厦上的灯光在闪烁，东山展露出作为城市的那一面，其他的区域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是黑沉沉一片。大海投向黑色的怀抱里，也开始了黑色的抒情。黑夜给了大海一双黑色的眼睛。深夜里的海，半眯着这双眼睛，在思索，在反刍，很安静地“放电影”，总结这一天的得失。夜海是喜欢独处的。人有“人生”，猫有“猫生”，海也有“海生”。这么来说，在这个时间段，黑夜也是大海的“主管”。